

此书献给小妖精  
以及围着小妖精团团乱转的男人们

丁小二◎著

# 小妖精时代

The Goblin Times

作家出版社

The Goblin Times

# 小妖精时代

丁小二◎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妖精时代/丁小二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1. 1  
ISBN 978 - 7 - 5063 - 5719 - 7

I. ①小… II. ①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49577 号

## 小妖精时代

---

作 者: 丁小二

责任编辑: 懿 翎

装帧设计: 牡丹平面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[zuoja@zuoj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zuojia.net.cn>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159 千

印张: 13.5

版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719 - 7

定价: 28.00 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  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小妖精在北京七九八有一个画廊，经营情况不明，好久没有联系，那天她忽然发我一个邮件，算是请柬，说她的画廊改换门庭，诚邀各位朋友大驾光临。现在七九八画廊充塞，共和国的军工厂后现代了，但本质好像没有变，一个车间一个车间，庞大一条流水线，泥沙俱下，是个人都是艺术家，有点像大跃进年代的赛诗会。时尚成为潮流差不多就是恶俗，一般自以为有文化的都不去了，我们没有身份，也不在乎脸面，去也就是见见朋友喝喝酒，顺便捧捧场。

七九八里到处游荡着本城小资外地游客国际友人天下新贵，浑身艺术地晃来晃去，终于把七九八晃成了一个沃尔玛。小妖精原先的画廊，叫什么“妖画廊”，现在一看，改为“江湖牙”，很怪的一个名字，大家都没想到，不知什么意思，我随口读去就是江湖牙医。小妖精杭州人，杭嘉湖一带大家都知道，一方水土一方人，湖光山色多妖精，一贯盛产小妖精的。白娘子、西施女、祝英台、苏小小，一个个都是那里的小妖精；戴望舒的丁香、胡适之的表妹、郁达夫的王映霞、徐志摩的林徽因，一个个都是那里的小妖精，一个一个都把男人搞得神魂颠倒。小妖精们大都喜欢闹事，这一位的闹事在圈里就出了名的，闹出来的动静都让我们记忆犹新。说起来，小妖精不闹事就不是小妖精了，小妖精不闹事天下就没有小妖精了，所以我们大家对小妖精的闹事，基本上一笑了之，没有人当一回事。小妖精的闹事，北京话说就是闹腾，普通话说就是折腾。这回小妖精的折腾，倒是出乎我们大家意料，不折腾总是相似的，折腾起来一次有一次的折腾。



小妖精一袭黑衣，头发剪得像尼姑，端着一杯酒，笑盈盈在门口欢迎大家，寒暄一两句，大家都被小妖精身后的一排模特吸引。看来这是小妖精的精心策划，五个女模五个男模，一排十个，男女间隔，整齐站在小妖精的身后，男的谈不上帅气，女的谈不上靓丽，服装也算不上奇形怪状，仔细看去，整个阵势甚至有点恐怖。十个家伙一律张开大口，一律傻笑，每人将两排大牙呈现在观众眼前，所有的牙齿都染过颜色，除了白色没有，什么颜色都有，换句话说，除了没有白牙，什么牙都有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甚至大红大黑，不知道用的什么材料，把人至关重要的牙齿搞成这样。所有来宾，都被小妖精的牙模吸引了，都被牙模五彩缤纷的大牙吸引了，好像牙齿成为一个人的首当其冲，他们的长相已经无关紧要了，他们的服装似乎退居幕后了——小妖精拿牙齿当招牌，已经把人类正常的审美彻底颠覆了。

这种搞怪，果然有惊艳效果，看到大家多少有点惊场，小妖精开始招呼大家喝酒。一张原木长条桌上，黑方红方蓝方绿方金方，小妖精真够大方，准备这么多和牙模们一样五彩缤纷的威士忌，外加几大铁桶德国啤酒，这种排场在画廊活动中难得一见——小妖精显然又想鹤立鸡群，一鸣惊人了。牙模们摇身变成招待，托着盘子，以趴体方式，在人群中穿梭，笑口依然常开，一律彬彬有礼，让一向喜欢喝酒的画廊客，在选酒的同时，不得不近距离欣赏他们的那一口花牙。有一个家伙，满口龋牙，一时咧嘴，好像是恶作剧，把一大口洋酒，喷洒到一个女牙模的身上去，那女牙模依旧露齿而笑，愈发显出牙齿的魅力，从而愈发显出女人的妩媚了。这时小妖精站在类似中堂的那面大墙下，扬手举杯，准备致辞了。很多人这才发现，小妖精背后的白墙上也有一副巨大的花牙，没有头脸，突兀一张嘴，变形的夸张主要体现在上牙床，最突出的两颗大门牙上：一颗金牙上画着一张美元大钞，一颗金牙上画着一张百元人民币，横空出世，好像在炫耀，嘴巴就是金钱。整体看上去，那一口一排的巨大彩牙好像百花齐放，让人眼花缭乱，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，不少人都在倒吸一口凉气。有人拿镜头对准那幅荒诞的花牙海报，几个小报记者则准备录音了。大家都知道，从以往的故事看，甚至从中国当代艺术史的走向看，小妖精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，大小都有点新闻价值，说不定什么时候，就会闹出一件怪事来。

人声嘈杂中，小妖精开始说话，开口就说，为诸位朋友和老师，光临寒舍“江湖牙”，干杯。人群中大都是熟人，一片起哄声中，小妖精把自己

杯中酒一口干完，喘一口气，咂一下嘴，然后说，大家都知道，今天人们对于人体上的时尚，已经山穷水尽，可以开发的地方，统统都开发了。从头上开始说起吧，小妖精把自己当成一个人体模特，现身说法，拿一只手从上指到下，大家看着小妖精，像千手观音，翩翩起舞，手到之处，小妖精的全身就一一暴露在大家面前了——头发、面孔、眉毛、眼皮、鼻尖、鼻梁、鼻翼、鼻孔、嘴巴、嘴唇、舌尖、耳朵、脖子、胸膛、肚皮、脐眼、背脊、肩膀、手臂、手腕、手背、手掌、手指甲、屁股、大腿、膝盖、小腿、脚踝、脚趾甲……

小妖精最后说：“大家想想，我没有漏掉什么地方吧？”

有人立刻大叫：“女人最重要的东西，怎么不见了啊，乳房呢，女人的乳房，艺术的重镇啊，彩绘的，纹身的，刺青的，五花八门，多了去了。”

有人马上跟进：“还有，比乳房更重要的东西，艺术的重中之重，女人最隐蔽的地方，女人的私处，在那个地方挂各种各样的饰物。南非还有挂两个金属圈的，一边一个，就差一把铜锁了，哇塞。”

一个女同胞，似乎也不愿落后男同志，声音不羞涩：“女人的三角区，早已是纹身的时尚密码区，你们都没见过吧，走进一些高档会所女宾部，那种百花齐放啊，把你眼睛都看花，一双眼睛绝对不够用，好看哦。”

又一个女的，声音很平静：“我补充，男人的胸毛，有奥斯卡影帝把胸毛剃成乱七八糟，据说为环保，抗议人类对森林的乱砍乱伐。”

小妖精拿自己的身体故意挑逗，气氛一下子就热烈起来。一片哄笑中，小妖精又喝了一杯酒，声压四座说，没错没错，如今这年头，尤其是女性，凡是可上色彩的地方，都上了；凡是可画东西的地方，都画了；凡是可以挂饰品的地方，都挂了。八仙过海，千奇百怪，好像不变成妖精，就誓不甘休，一个个都在比个性——一个人走在大街上，或者脱光在可以赤身裸体的场所，唯恐没有回头率。总之啊，一个人的身体上，已经体无完肤了，千疮百孔了，万紫千红了，甚至见缝插针的地方都没了。一个人体，就是一个美术馆，这就是艺术上的与时俱进啊，大家同意我的说法吗？

有人拍了几下巴掌，有人吹起捣乱口哨，更多的是暧昧笑声。小妖精要了第三杯酒，又要求和大家一口干完——这种喝酒的勇气让人生疑，好像有点疯——小妖精居然潇洒一口闷，然后又说，但是，上帝造人，人体无穷。今天在座的，不是搞艺术的，也是懂艺术的，或者说和艺术有关系的，大家都知道，一个艺术家，最重要的就是创新，没有做不到，只有想



不到。大家都看见了，我这个“江湖牙”，就是要开发人体时尚的最后一块处女地——要把牙齿艺术，或者叫牙齿彩绘艺术，向全中国推广，向全世界推广；要把人类的牙齿，搞成丰富多彩，搞成大千世界。“江湖牙”的宗旨，就是一个：武装到牙齿，解放全人类。让人类千篇一律千年不变的白牙，在地球上消失。我这里就是武装到牙齿的根据地，我就是个“江湖牙医”。

说到这里，大家看见小妖精神采飞扬，有人在笑，有人在窃窃私语，也有人在私底下骂：真是一个神经病。小妖精还没完，小妖精说，大家都知道，有个著名作家，曾经是个牙医，后来变成作家，以为很时尚，以为很成功。那是老掉牙啦，风水轮流转。现在的时尚，是把画家变回牙医，把艺术画廊变成牙医诊所，这一点大家没想到吧？大家可以想想，如果追求时尚的少男少女，讲究时尚的青年男女，甚至学习时尚的老头老太，一万个人里有一个要绘牙，一个人有一颗或者两颗要绘牙，中国有多少人，世界有多少人，人类牙齿有多少颗，数都没法数啊！那是一个多么大的产业啊，说是改变人类的伟大产业，说是艺术彻底改变人类，也不是耸人听闻，呵呵。还有，即便不喜欢时尚的人，因为牙齿不好，不是黑，就是黄，牙齿不好的十有八九，牙齿难看，破坏自己形象不说，影响市容市貌那是夸张，至少影响以牙会友吧，这些人是有苦难言啊。这些人只能模仿古代美女，笑不露齿，可怜兮兮，这些人来绘牙，一绘遮百丑，一举两得哦。当然，除了观念转变之外，还需要科学，还需要技术，还需要材料，还需要营销。不管大家信不信，我反正相信一句话，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。今天我的“江湖牙”算是开张，明天开始，我马上动手三件事情。第一，改变世界，从我做起，今天我没绘牙，怕你们被吓着，所以先用牙模，给大家一个示范，明天我就没有白牙了。第二，我已经叫我的经纪人，起草了关于牙绘专利权的国家申请，包括染料的配方与生产，无毒无嗅无味，这是我和中科院所属的、著名的全国牙绘组，长达几年的开发成果，三年不掉色，五年包护理，办个VIP，终生保修。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发明，我要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，以后还要取得世界各国的注册，这是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人的伟大发明。古代四大发明自己基本都没用的历史，在我们这一代，要永远结束了；我以前作品被人欺世盗名的历史，也永远结束了。小妖精说到这里，大家一阵沉默，看来小妖精今天是有备而来，有延续从前辉煌的意思，也有继续拨乱反正的意思。小妖精停顿了一下，环视一圈

听众后，继续说，第三，我即将完成我的牙绘画谱，大概有一千零一页，分成十个序列，这仅仅是第一部，这是专利的附本。不要小看这个附本，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牙绘画谱，它的重大意义，绝不小于敦煌壁画，本妖精不是开天辟地，也是独一无二。总而言之，从今以后，我将改变艺术方向，毕生致力于牙齿艺术，以牙还牙，以牙会友。我的话完了，请大家继续喝酒，随便喝啊，谢谢大家。

那天我走得早，据说小妖精近乎疯狂的演说之后，一批好酒之徒，摇身变成好色之徒，借观摩花牙之名，把开幕酒会喝成花酒开幕，把那几个女牙模灌得差不多之后，当着小妖精的面拉拉扯扯搂搂抱抱了。花牙居然有迷乱性情的功能，这一点恐怕连小妖精自己都没想到。小妖精好像也自身难保，扭来扭去和男牙模跳起拉丁舞来。据说闹到凌晨三四点，把七九八的保安都招来了。

#### 妖言一曰

武装到牙齿，解放全人类。

以牙还牙，以牙会友。



## 壹

江南生产小妖精，北京物流小妖精，流行小妖精，营销小妖精。物流、流行、营销，这些听起来很商业化的词汇，说明这年头的人才流动，完全是市场化运作，市场这只大黑手，冥冥中就把小妖精调控得晕头转向，传说现在南方的小妖精都跑北京去了。八百年皇都，多少政权更迭，多少官宦当道，一朝天子一朝妃，多少公主，多少宫女，多少二奶，多少小三，红颜飘逝，散落民间，化为孤魂野鬼，半城戾气半城妖，北京天生小妖精摇篮，演绎不尽小妖精的前世与今生。按理，中国地域宽广，哪里都有小妖精，四川有四川的小妖精，湖南有湖南的小妖精，川妹子，湘妹子，都是别处没有的妹子。倒是没听说过东北有什么小妖精，大概同那里女孩发育的土壤、成长的气候、长成的身材，甚至同那里风靡的二人转，转来转去转不出东北，也有什么扯不清的关系。上海小妖精按理可以有，上海滩的女孩，本来就具备一种小妖精气象，可能是上海方言的关系，把好端端的小妖精叫成狐狸精——看来天生不流行小妖精，只能说小妖精的变种了。有一个时期，深圳聚集大量小妖精，据说一眼望去，满大街乌压压全是，毕竟舞台太小，难以施展身手，霎时大举北上了。如此一考察，唯有北京名正言顺小妖精大本营，成为小妖精神出鬼没之地。

小妖精不是白骨精——白领骨干精英，说起来好听，实际上充满死人气息，单位确实也像一口大棺材，不管什么体制，各有各的死沉，不喜庆不吉利。小妖精也不是剩女——剩女充塞活口味道，搞得像剩菜剩饭似的，像满大街的垃圾，不人性不人道。所以，小妖精就是小妖精，没法概括的，



无可替代的，那天我在北京一个饭局上，遇见我们老家一小妖精，就让我刮目相看。为保护隐私，就化名为妖壹吧，以后各位，依照顺序，也一并数字化处理了——不是说要把人当成数字，不把人当人看，实在社会已经数字化，谢绝有人对“妖”入座。

妖壹我们老相识，相貌不用说，明眸皓齿，笑也露齿，而且笑起来很正气的样子，没有一丝邪念，这就让哪怕有一丝邪念的男人，自动退避三舍，像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妖壹很阳光，我印象中，她对所有男人都很阳光，都笑也露齿，阳光得看不出已经是一个五岁男孩的母亲了。小孩的父亲是我们老家野战军的一个汽车营长，就是说妖壹的老公是军人，妖壹是军婚，军婚更比莲花，即便眼红，也不可近前的。野战军总是出现在战略要地，野战军真是一个让人充满想象力的地方，据说妖壹和野战军的关系很好，从首长到警卫，从战士到炊事，所以她办的那个企业，和军方有关，和警方有关，一个专门经营监控系统的公司，军民鱼水情，小妖精如鱼得水。小妖精和地方上的关系当然也不错，经常在军方和地方之间鱼水一番，共建然后双赢，她甚至是地方一个什么个体协会的副会长，会长是工商局长兼任的。所以，妖壹的事业蒸蒸日上，产业多大不知道，住水景豪宅，开军牌吉普，大家都有目共睹的，至少我没有见过一个小妖精，把企业和家庭同时搞得这么风生水起。有时我回老家，朋友就把她当成一个地方的花瓶，一个地方的面子，请她一起来喝酒，军民联欢一番。她往往在电话里笑也露齿，呵呵，今天她要和省军区来的某司令吃饭；呵呵，今天要和旅长团长晚宴——明天吧，明天吧，明天我请你们，国贸大厦 25 层 007，就这样定了啊。有一次，妖壹居然带来十几个兵，一排铁塔，呼拥而来，像穆桂英挂帅，像花木兰从军。这种饭局阵势，在任何地方出现，都雄壮威武，都吓人一跳；喝起酒来，一律部队作风，一个命令一个，官大一级压死人。妖壹俨然压寨夫人，在她的指挥调度下，把我们地方杂牌军打得落花流水，有个别同志甚至屁滚尿流，不辨东西，不知道滚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妖壹好比刀切豆腐，部队吃香，社会吃香，军中一枝花，地方一朵花，军民团结如一人，试看天下谁能敌。第二天，那个屁滚尿流同志——我们老家一个著名花痴诗人，一大早出现在我面前，已然恢复花痴的诗兴，在我面前激情飞扬。我唯唯诺诺，不懂诗也不敢不看。诗说：

总有一种感冒，让我们患上甲流。

总有一种声音，让我们浑身颤抖。

总有一种力量，让我们屁滚尿流。

总有一种记忆，让我们不堪回首。

总有一种风景，让我们灵魂游走。

总有一种女人，让我们万古消愁。

那天的北京饭局，妖壹喝酒很阳光，顺便很阳光地谈起她最近在北京有一个大项目，大概准备上市，已经准备大半年了，她马上要在北京 CBD 有一个基地总部了。这次来，一个是跑马圈地，一个是挖掘人才，上市需要很多专家顾问的，上市公司需要很多精英人才的。她没有说投资多少，没有透露投资任何细节，该阳光时阳光，该隐秘时隐秘，妖壹严守商业机密，看来钱已经不是一个问题，而且下一步准备去美国，去纽约设一个总部。我没想到，没几年工夫，我们这帮老男人还在北京瞎混，老家一个小妖精已经开始在北京上市，准备去国外开拓市场了。席间有一海归朋友高博士听了就比较兴奋，谈起美国现在的投资环境，又顺便谈起他在纽约郊区新泽西有一住宅，回来时正逢金融危机，原来五百万的现在二百五都没人要，那么一个漂亮房子，差不多要沦为一个成功海归在美国的遗址了。妖壹比高博士更兴奋，不是笑而露齿的事情了，是合不拢嘴的事情了，好像她完全可以利用金融危机去美国抄底了，好像那住宅已经划归她的名下了。妖壹说好啊好啊，我最喜欢纽约了，纽约我们已经在考虑了，有什么资料，让我看看吗？高博士说，我正要回去一趟，这位正好也要去玩——朋友指了指我——让他回来带你一套，图片啊图纸啊什么都有。妖壹说，这次她太忙，要看房，要看人，要和许多头面人物会晤，很多线都是从军方过来的，不去都不好意思的，她要面试很多人，说起来是北大清华，很多人也都有军队背景，一个都不能马虎的，办完事马上要赶回去，一个月后再上来，到时不要忘了哦。我说你忙你忙，房子算我替你去看了，我可以为你拍一些照片回来——意思是作为朋友，两边都是朋友，我当然可以牵线。那天的饭局，俨然一个商贸洽谈会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把大家都搞得情意绵绵。

高博士的美国住宅，果然是一座美丽乡间别墅，背靠森林，面向大海，春不暖花也开，海不阔鸟也飞，环境好得一塌糊涂。更让人无法想象的是，



这座房子是高博士凭借一己之力拔地而起的。他买下一处破旧老房，自己重新规划，一人独立施工，推倒四墙，挖地三尺，披星戴月，愚公移山，花了整整一年时间，一座美式别墅巍然屹立，房屋面积陡然扩大了一倍。谁也没有想到，一个美术博士，居然精通建筑，设计师兼工程师兼木匠兼小工，显示昔日一个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深厚功底，最终在美利坚修成正果。一个男人在世界上怎么混，美国一名宇航员在太空俯瞰地球时，只看见一个黑乎乎圆乎乎的怪物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悬浮在那里，顿悟人类的空虚，需要赶紧去做事——换一次尿布，跑一次马拉松，造一所房子，写一本书。中国前知青高博士，对比美国宇航员的做人标杆，不但已经达标，而且已经超标，他在美国豪宅开了一个烧烤“大趴蹄”，欢迎国内同胞。高博士看见我们对房子的啧啧称奇，苦笑举杯说，房子造到美国，无法搬回中国，经济危机一来，卖掉没人接盘，租掉都很困难，不住就是一座死宅，维护费用也不少，变成一种拖累了，有时候失败就是成功，有时候成功就是失败，这个世道，混来混去，都没个准，呵呵。

一个月过去，纽约回来后，我如约给妖壹电话，妖壹说，你的电话好像长了眼睛，她正在去机场的路上呢。停顿一下，她压低声音说，只是现在她身体有点问题，可能先要去一下医院，声音听起来真好好像有点问题，好像没有从前的阳光灿烂。我记挂朋友的房子，也记挂妖壹的身子，再打电话时，一遍没人接，两遍没人接，从下午打到傍晚，不知道打了多少遍，终于有人接了，大概是妖壹的助理。助理说，妖总不方便电话，没多说一句，马上就挂了。

和妖壹约好的那个电话，我一直没有打通，后来永远打不通了。后来，我回老家，问一个最接近妖壹的朋友，他说妖壹就是去北京的路上消失的，听说是急症，据说大出血，具体都不清楚，可能转道去医院吧，朋友吞吞吐吐，最后甚至支吾起来，好像出了什么大问题，我也不便细问了。我直到现在还在疑惑，妖壹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是肯定的，活着为什么要人间蒸发呢？又不是毁容，又不是脑残，又没人劫财，又没人劫色，为什么不能见见人，甚至通上一个电话呢？大事也罢，小事也罢，事情成不成，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关系；朋友也罢，老乡也罢，混得好不好，和其他人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

至于高博士那座别墅，原本就和妖壹没有一点关系，也许就是一句饭局戏言，中国人现在的谎话如流星锤，谁都出口成章的，不用打草稿的。

只是海归高博士同志比较认真，按美国人的行为方式，精心准备了一整套别墅资料，厚厚一大摞，至今还在我这里；我也拍了不少照片，很占地盘地存在电脑里。我现在想，我只能感慨地想想，也许小妖精就是小妖精，小妖精只能做小妖精事，小妖精做出什么怪事，大家都可以见怪不怪，小妖精要做什么大事，可能命中还没有注定——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。

妖壹就这样，在北京神出一次，第二次就鬼没了。

### 妖言二曰

最近在北京有个大项目。

好啊好啊，我最喜欢纽约了。



我和小妖精断断续续的交往，大都因为老青皮，老青皮算哥们。我的许多朋友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都喜欢小妖精一类，弄得我也魂不守舍，一看到小妖精，就睁大眼睛。老青皮和小妖精，莫名其妙地结婚，莫名其妙地离婚，之间相隔十五年。说起来，我们三个算校友，不同系不同级：小妖精雕塑系，老青皮油画系，我书法系——浙江美院最不景气一个系。他们两位在美术界好歹已混出点名气，我至今依旧靠写一些大字小字，卖字度日——没办法，最民族的东西，最不能走向世界。他们离婚之后，老青皮来无踪去无影，偶尔在饭局遇见，也是互相点点头，笑一笑，干几杯了事。他好像已没有当年的激情，完全脱胎换骨，另一副模样了。从前酒后的夸夸其谈已经不再，一脸的看破红尘，浑身不屑一顾，要么一声不吭，要么半途消失，要么伏案而睡，有时候饭局上人都走光了，他还在呼呼大睡。

老青皮同以前判若两人，以前也有酒喝多的时候，以前的酒后亢奋，花样很多的。我们的饭局，大都一些画家作家艺术家，诗人艺人媒体人，饱汉饿汉流浪汉，小朋友小可爱小骚×，小家碧玉大家闺秀半老徐娘，名门之后满清遗少，也会有几个假老外真老外，偶尔碰到一两个大明星大名人，也不是没有可能的，有时候能从三五人喝成一二十个人。铁打的饭局，流水的食客，走马灯似的，不管今天谁买单，蹭吃蹭喝，顺便蹭妞，或者反其道蹭个男人。食客一个个人模人样，看起来素质都不错，混杂一起就基本没什么好事，唯恐天下不乱。说起来，老青皮之流的酒后表现，大都



老一套，基本是一个“拆迁办”，意思是饭局的本质就是一个男女拆迁办公会，红男绿女灯红酒绿，男的眼睛发绿，女的面若桃花，彼此寻寻觅觅，最后在灯火阑珊处，勾搭成奸。

正经说起来，饭局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，去多了对家庭幸福肯定不利。可饭局的开场，往往很文化，酒过三巡，一个人或几个人，从贴身胸前或裤腰带上，甚至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，变戏法似的掏出一块玉或几块玉，造型怪异，牛头马面，你就断断年代吧。明清的玩意太没档次了，红山文化或良渚文化，石器时代或者玉器时代，没有五千年的东西，根本就不好玩，就算一年一块钱，算算多少钱吧。一个古怪精灵的东西，一个跟随死人的葬物或陪伴过无数死人的玩物，一个相貌与出生都非常可疑的家伙，就带着不可知的历史，在饭局上鬼头鬼脑妖光四射，搞得饭局上有钱的没钱的，诺大一圈人都很自卑，不敢正眼看那宝贝，看了也不懂。

有时候，没有高古的玉，就玩现代的诗，一个诗人或者伪诗人忽然站起来，表情很严肃，目中无人，慷慨激昂，大声朗诵道——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，为什么我见到这块土地就要恶心，今夜我不关心人类，我只想你……让人无端感动，这年头饭局上居然还有诗。诗真是一个好东西，永远在某一个阴暗角落里长生不老，阴笑着拭目以待，无论何时何地，随便一铺垫，情感就充沛，然后就有人顺着诗的阶梯居高不下，诗意顺势一转，就转到在场某位美女身上去了。说美女的那个男朋友，那个同仁医院的眼科大夫或牙科大夫，最近好像很多事，一些风流的韵事，一些小道的消息，真的也有假的也有，虚虚实实——总之是说坏话，以拆散人家为己任——最后说，你怎么还在和他混啊，真是一个不景气。这是一个考验你心理承受力的问题，是一个测试你智商情商的问题，大庭广众，你得有一个态度，态度好或者不好，无所谓或有所谓，都会是一个陷阱，都有被羞辱的可能。“拆迁”的过程，开始貌似一个审判的过程，渐渐过渡到一个调情的过程，最后演变成一个传达暧昧的过程，看看有无什么破绽。如果你一开始就急了，无数大灰狼就笑了，“拆迁办”就有希望了。

“拆迁办”的另一招，就是直接去勾引，勾引的方法也老套，看似随便拉起身旁一位姑娘的手，其实早就看准时机，以看手相下手。黑手不看，老手不看，枯手不看，糙手也是不看的；白手起家，把一双白嫩的手，翻过来翻过去，揉过来揉过去，不是眼睛眯成一条缝，就是眼珠子马上要掉出来，一副通灵者模样，然后以预言家口吻，谈一些搞来搞去的人生哲理。